

相亲记

小
戏
曲



236.221

北人民出版社

相 亲 记

张广岳 梅 岩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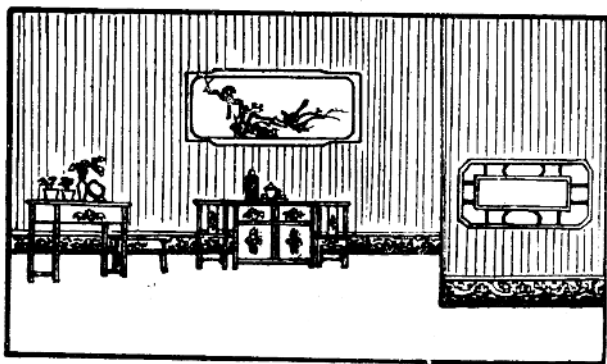
*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统一书号 10085.464 定价 0.10 元



人 物 表

- 石 城 男，二十九岁，满谷庄大队气象员，人称“观天兵”。
- 银 花 女，二十五岁，张家湾大队“三八”植棉组组长。
- 金 梅 女，三十五岁，石城的嫂子，社员。
- 银花娘 女，五十岁，社员。
- 杨登奇 男，二十九岁，银花的姨表兄，外号“钻天猴”。

〔一九七八年春。

〔满谷庄村头。

〔二幕外。

〔石城身穿半新衣裳，头包白毛巾，挎绿挎包，满面春风地上。

石 城 （唱）桃红柳绿百花艳，
气象更新艳阳天。
人逢喜事精神爽，
相亲去到张家湾。

（逗逗树上欢叫的小鸟，登高眺望春日融融的辽阔原野，仰望西北天空，叨念）天气骤热，西北天空昏黄，这是要变天的又一预兆！（掏出气象日记做记录。记完发现本中的报纸落地，拾起，珍惜地把土掸掉，端详报上登的银花的照片，从衣兜取出红纱巾。）这礼物到时候怎么送给她呢？

〔金梅内喊：“石城兄弟！”拿一件新市褂，一顶新帽追上。

金 梅 （唱）叫声兄弟站一站，
快换上这新衣衫。

〔走到石城背后，禁不住哧哧笑起来。

石 城 （惊）啊！嫂子！

金 梅 （唱）叫声兄弟你看啥哩？

石 城 （唱）我看今日要变天。

金 梅 （唱）我看你看的不是天，

石 城 （唱）我在报上看模范。

金 梅 （唱）模范好看不好看？

石 城 （唱）嫂子呀，你不要讲笑谈。

金 梅 （唱）搞气象嫂子不如你呀，

搞对象得听嫂子言。

暂时先放下你那风风雨雨雷电，

今日要的是草绿花鲜。

你这身旧衣服太不体面，

石 城 我这随身的衣裳不挺好吗？
金 梅 （接唱）相亲不是去下田。
石 城 嘻！……
金 梅 嘻嘻啥？听嫂子的，快穿上！
〔金梅着急地帮石城穿上新褂子，戴上新帽子，石城听金梅摆布。〕
石 城 哎……嫂子，我这挎包……
金 梅 咳！看我心急的！（帮他解下穿在衣内的挎包）这里面鼓鼓囊囊装的都是啥东西呀？
石 城 那是我给银花买的礼物……
金 梅 啥礼物？
石 城 《植物栽培学》、《植棉技术》……
金 梅 哎呀哎呀！你呀你……今儿我带你去是相亲，咋还和人家谈啥植棉技术？
石 城 这有啥不好的？
金 梅 唉，你呀！……
石 城 嫂子，……（欲掏纱巾）
金 梅 看天不早了，咱们快走吧！
（唱）人配衣裳马配鞍，
石 城 （唱）我穿上新衣不自然。
金 梅 （唱）嫂子的嘱咐可记下？
石 城 （唱）句句话儿记心间。
金 梅 （唱）若问你担任啥工作？
石 城 （唱）我是大队气象员。
金 梅 （唱）若问你受过啥奖励？
石 城 （唱）嫂子呀！自夸自己没法谈。
金 梅 哎！

(唱)你就讲出席过县里科代会，
省报上登了你的文章好几篇。

石 城 (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那……

金 梅 (唱)见了干部谈生产，
见了大娘问平安。
见了乡亲要热情，
见了银花再把理想谈。
到那里看眼色来行事，

石 城 哎呀！(为难地)

(唱)搞对象我真没经验！

金 梅 嗨！我那老实兄弟！搞对象谁还经验几回呀！又不象那城市里搞对象轧马路，逛公园，拉拉扯扯好几年；咱这乡下人哪，一打听好几辈儿，见面就一会儿。我和你哥哥谈了一顿饭功夫就妥了。快走吧！
(拉石城下)

〔二道幕启。银花住室，室内朴素整洁。桌上摆有茶具，镜子，瓶内有插花，靠窗台有两盆鲜嫩的棉苗，银花准备迎亲。

银 花 (唱)春风暖杨柳绿鸟语阵阵，
桃花红红艳艳景色清新。

〔推开窗子，传来喜鹊叫声。

(接唱)喜鹊枝头报喜讯，

相亲人儿要进门，
脸发烧来心发跳坐立不稳，

盼只盼春风送来意中人。(向窗外瞭望)

〔娘从内室挎篮出。

银花娘 银花！

银 花 （掩饰地）哎！娘！（顺手拿起桌上的报纸）我去把棉花育苗炕掀开，让小苗见见阳光，透透风，下午好往大田里移栽。（欲走）

银花娘 你别去啦！我告诉别人掀开就行了。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啦！

银 花 没忘！金梅姐她们来了，你先照应着点，我一会儿就来。（高兴地跑下）

银花娘 看看这孩子！

（唱）俺银花聪明伶俐又能干，
种棉花创出了好经验，
电台广播报纸也宣传，
奖状挂在了墙上边。
再有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
搞生产双双是模范。
社员夸来干部也称赞，
当娘的我心里该是多喜欢！

〔提篮下。

〔金梅领石城上。石城到门口犹豫不前。

金 梅 （低声地）沉住点气。二婶在家吗？（进屋）二婶！银花！咦！咋唱起“空城计”啦？

石 城 这……

金 梅 先把东西放下，坐下等一会儿。坐好，别象在自己家里似的那么随便！说不定窗外有人偷看哪！

石 城 （规规矩矩坐好，不自主地向外看天气）

金 梅 别那么紧张，眼别往上看！

石 城 嫂子，我看天成了习惯啦。

金 梅 唉！这回说什么也别再象前二年相亲那样了，又是

搭好台子荒了戏——白跑这冤枉腿呀！

石 城 嫂子！我这心光蹦蹦跳，跟揣小兔子儿一样。等会她家人来了，嫂子你千万指调着点儿！

金 梅 她娘说话我能帮腔，可你和银花谈恋爱，我怎么插杠子？

石 城 那……我一个人可不行，多不好意思。

金 梅 你俩的事你俩不在一起谈，还千军万马齐上阵哪！

石 城 嗯！嗯！得谈多长时间哪？

金 梅 （生气、不耐烦地）至少八个钟头！这还有准儿呀。

石 城 谁先问谁呀？

金 梅 咳！

（唱）恋爱的话儿蜜样甜，

教你的话儿不能照着搬。

盼你俩四两棉花一张弓，

亲亲热热细细的谈（弹）呀细细谈。

哎！怎么还不来人哪？我找找去！（欲下）

石 城 （拉住金梅）嫂子！你可快点回来呀！

金 梅 看这个腼腆劲儿，还怕狼吃了你不成！（下）

石 城 （望着金梅远去的背影）

（唱）嫂子真是热心肠，

跑腿费心为我忙。

人家都说恋爱好，

我却觉得不怎样。

肚里装着一堆话，

不知打哪儿先开腔。

好似学生进考场，

我觉得心里只发慌。

〔石城坐立不宁，神态窘迫，甚至手脚也好象无处安放。忽然发现窗前的两盆棉苗，心神被棉苗吸引，愉快地走过去细看，用手迅速地扒了一下土的温度，喜悦地望了望射进来的阳光，动作灵活轻快，和方才判若俩人。〕

〔外声：“大婶，家里来客啦！”银花娘：“是啊！”〕

〔石城听到急忙走向原坐，不由得又紧张起来。〕

〔银花娘挎篮上。〕

银花娘 这位同志，你是……

石 城 （急忙站起）我是金梅嫂领来的……

银花娘 噢！快坐！快坐！

石 城 （紧张地）哎！哎！

银花娘 （急忙泡茶、拿烟）先吸支烟吧！

石 城 （紧张地）我……不渴，不渴！

银花娘 （一愣）你……

石 城 （忽然记起嫂子安排的话，机械地）大娘，你身体健康吧？

银花娘 （淡淡地）健康！……看我年老好忘事，金梅给我说了，又忘了，你叫啥名字？

石 城 叫石城！

银花娘 实诚？这个名字好，实诚比虚假好，今年多失啦？

石 城 二十九，属虎的。

银花娘 你在村里当个啥干部呀？

石 城 气象员。

银花娘 气象员？

石 城 嗯！（提起气象神经稍松弛，热情的解释）就是观察天气的，看什么时候刮风、下雨、下霜、下雹子。（越说越兴奋，站起）气象问题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能防灾防害夺丰收，人都叫我“观天兵”。

银花娘 （不大感兴趣地）啊，管起老天爷的事来啦！说了半天还是个兵，不是个官呀！

石 城 不是，不是！有支书队长领导我。

银花娘 （感到无话可谈）坐下，坐下。

〔倒茶。〕

石 城 银花她哪儿去啦？

银花娘 今日天气暖和，领着她那伙“三八”兵，掀棉花育苗炕去啦，准备下午往大田里移栽呢！

石 城 （皱眉，思考）下午移栽棉苗？

银花娘 是啊！常言说：“春争日，夏争时”，早栽一天是一天呢！

石 城 那……恐怕不行吧！

银花娘 怎么不行？（有点夸耀地）去年她领着植棉组，移栽了十亩，获得了大丰收，县上、报社来访的不断，连我这个老妈子都编上啦！

石 城 我说的是天……

〔院里传来母鸡下蛋叫声。〕

银花娘 （欲出拾蛋）你先喝茶！（下）

石 城 （一下子轻松了，擦了汗）哎呀！（慢慢走出屋外）下午移栽棉苗？……（观天）

〔银花娘上。〕

银花娘 （拿鸡蛋进屋）咦！人呢？（放蛋于篮内，出屋，

见石城凝神观天的样儿，吃了一惊）

（唱）只见他呆呆院里站。

仰着脖子只望天。

莫非他神经有毛病？

（凑上前去）屋里坐吧，刚倒上茶！

石 城 （叨念）天气骤热，气流上升，冷空气突袭——

银花娘 （惊）咤！？

石 城 （突然果断地）嗯！看样子要起风！（观察着天空，走向侧幕内）

银花娘 （接唱）哎呀呀！不光傻来还有点象疯癫！（急进屋）

（接唱）金梅金梅你太不该，

不该把个傻子领家来。

俺闺女聪明又伶俐，

怎能配这个傻老呆！

〔端起茶杯气冲冲泼向门外，正好泼在背着黑提包、手提点心、衣着洋里透土气的杨登奇身上。

杨登奇 哎哎！（野蛮地）干什么你？！

银花娘 （一惊）谁？

杨登奇 （速转怒为笑）我！姨，你不认识外甥啦？

银花娘 噢！是登奇呀，你看看刚才我……（二人进屋）

杨登奇 姨！您老的贵体可安哪？

银花娘 安！安！

杨登奇 刚才您老和谁生这么大气呀？

银花娘 咳！有人给你表妹介绍了个对象！

杨登奇 啊！（旁白）今天我还真得打打主意哩！（转过来对银花娘）姨，表妹的对象定啦？

银花娘 没有！（指石城的挎包）这不，今几个刚来。

杨登奇 介绍的对象是在哪儿工作呀？叫什么名字？

银花娘 （不满地）哼！是河东满谷庄大队的。叫——
“实诚”。

杨登奇 噢！是他呀！

银花娘 你认识他？

杨登奇 当然认识喽！他不叫“实诚”，叫石城。石头的
石，城乡的城！……

银花娘（不耐烦地）管他是那个城哪！你了解他？

杨登奇 姨，可以说是非常了解！

（唱）俺俩个在初中同把书念，

他是个书呆子还受过批判。

毕业后回村里另搞一招鲜，

搞什么气象妄想管老天。

黑夜里爬到屋顶上，

刮风偏上高树尖。

冲着月亮也说话，

冲着太阳瞎嘟念。

庄稼人养猪羊鸡鸭满圈，

他家里养的是——别古稀罕！

银花娘 人常说喂头猪能换架梁，喂羊能盖檩子房。他养的
啥别古稀罕物呀？

杨登奇 （唱）只见他屋里屋外炕上地下都摆满，
有大瓮，有小坛，玻璃瓶子磁罐罐。

银花娘 （唱）大瓮里装的是米和面？

杨登奇 不！不！

（唱）养的是乌龟和老鼋。

银花娘 （唱）瓶里装的是油和醋？

杨登奇 不！

（唱）一条条蚂蝗瓶里钻！

银花娘 （唱）坛坛罐罐装的啥宝贝？

杨登奇 （唱）咱儿呱，呱儿呱，

癞蛤蟆咱儿呱的乱叫唤！

厨房水缸里更好看——

银花娘 水缸里可有啥好看的？

杨登奇 （唱）小泥鳅直把跟头翻！

光这些怪物还不算，

银花娘 还有啥新样的？

杨登奇 （唱）一条条长虫就在炕头上盘。

银花娘 哎呀，我的天哪！

（唱）别说和他过日子，

一听就浑身打冷战。

俺闺女无心耍把戏，

为什么进他这动物园！

杨登奇 姨！他往哪啦？

银花娘 “魔魔障障”的谁知上哪儿去了！

杨登奇 姨，他就是有点魔障！想当初我怀疑他是个会道门，文化大革命中带人把他批判了几回。他呀，三脚都踢不出个屁来。俺表妹咋能跟他这个噙着冰凌吐不出凉水的肉蛋过一辈子呀？

银花娘 咳！银花也二十五岁了，给介绍对象的倒不少，都是一问三摇头，还就是介绍的这个有点意思。我看银花要和他见了面呀，也得老牛踢断二杆套——崩了！

杨登奇 崩了也好嘛！俺表妹要选个啥样的人物呀？
银花娘 她说一不讲吃，二不看穿，三不要“一响三转转”，主要看是不是“红又专”！

杨登奇 好，好，表妹的条件对！我这次回家，给你老人家买了几斤点心，给俺表妹买了件上海产的红毛衣，鼓励鼓励她这“红又专”的进步思想，也表示一下俺兄妹之情。

银花娘 （喜笑颜开）看看叫你破费钱了，这几年你在哪里工作呀？

杨登奇 我在大城市的建筑公司“外交部”工作。

银花娘 什么，“外交部”？！

杨登奇 嗯。

银花娘 尽干啥呀？

杨登奇 这……我负责跑外交！

银花娘 跑外交？

杨登奇 这跑外交事不寻常，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头脑灵活，舌似弹簧，八面玲珑，四处叫响，今天北京，明天苏杭，游山逛水，照样报账，毛料制服，呢子大氅，出门汽车，活象首长！

银花娘 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哪？

杨登奇 百八十块钱吧，要再加上补助那就没数了！（故意跺跺穿皮鞋的脚，挽挽袖子看手表）哟，都快十二点了！（掏出精装香烟悠然自得地吸着）

银花娘 嗨！常言说：“闺女娘，娘闺女，闺女的事挂在娘心里！”你表妹啥时找上个好对象，我就抽了这条肠子啦！

杨登奇 可不是么。（灵机一动）哎，姨，我给表妹介绍一

个对象吧？

银花娘 那敢情好，你在外面眼宽，认识人又多，有合适的就介绍一个吧！

杨登奇 姨！

（唱）这个人和我差不多，
他形影不离跟着我。
我喝茶水他张嘴，
我吃饱了他不饿……

银花娘 （唱）他话里有话我猜着，
分明是拿鸡来比鹅。
两姨结亲我早有意；
就是银花她推脱。
今天登奇又来找，
看样子还是那纠葛。
瞧打扮好象他混的还不错，
我再把他的底儿摸。

登奇呀！

这里说话不方便，
咱到里屋细细说。

杨登奇 好，好！（假殷勤地搀姨进里屋）

〔石城仍然观天思考慢步上，神情专著。进屋发现点心等物。〕

石 城 咦？（考虑一下，拿背包往外走。）

〔银花上。正好二人相遇。〕

银 花 啊？！
石 城

银 花 （唱）这个人在哪儿见过面，

石 城 （唱）似曾相识在心间！

银 花 （唱）莫非他就是“观天兵”？

石 城 （唱）莫非她就是植棉模范？

〔金梅从外上，杨登奇从屋里探出头。

金 梅 （旁白）好！见面啦！

杨登奇 （旁白）啊！谈上啦？

〔二人同时掏出兜内报纸，转身看报纸上的照片，又不自主地互看，目光相遇，又各自躲开对方的眼神，石城用报纸遮挡脸。

银 花 （咯咯地笑起来）……

（唱）就是他呀就是他，

是那个十几年如一日、肯学习、搞科研、敢
斗老天的气象员。

石 城 （唱）就是她呀就是她，

是那个种棉花、夺高产、攀高峰、闯难关、
穿云破雾的“云中燕”。

银 花 （唱）《大众日报》上有文章，

石 城 （唱）《河北日报》上有照片。

银 花 （唱）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石 城 （唱）我看了一番又一番。

金 梅 （唱）就是好啊就是好，

俩人见面就有缘。

杨登奇 （唱）就是糟啊就是糟，

我在里屋好为难。

银 花 （唱）我早想主动去学习，

石 城 （唱）我早想主动来参观。

银 花 （唱）只因两省又两县，

石 城 （唱）没有机会见面谈。

银 花 （同时唱）隔山隔海不隔心，
石 城 志同道合心相连。

〔二人数次欲说又止。

金 梅 （唱）我急的嗓子直冒烟，

杨登奇 （唱）我盼他俩断了弦。

金 梅 （唱）我想进去帮帮腔，

杨登奇 （唱）他要下台我接着演。

〔金梅方欲进门。

银 花 你是……

〔金梅急忙退回。

石 城 我是……河东满谷庄大队的气象员，叫石城。是金梅嫂……领我来参观学习的！

银 花 看这个罗嗦，你说叫石城不得啦，带这么多说明干嘛！坐下，坐下！

〔金梅暗喜下，杨登奇退回里屋。

石 城 （犹豫未坐）……

银 花 站客难招待呀！

石 城 哎，哎！（放下东西，坐）

银 花 （拿起烟，一想不好，又放下，倒了一杯茶）喝杯茶吧！

石 城 （误会地）不会！不会！

银 花 啊！

石 城 ……吸烟有损健康，常吸会导致癌。

银 花 （娇嗔地）我说的是喝茶！

石 城 （不好意思地）那会！那会！

〔接过杯子，银花忍俊不禁“哧”地一声笑了。